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六十九至七十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周元鵬

大易粹言卷六十九

宋 方聞一 編

繫辭下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白雲郭氏曰上篇始於乾坤之成卦繼以易簡賢人之德業下篇始於八卦成列繼以乾坤示人易簡其道雖相類然上篇言所未盡者見於下篇是相為終始之道也象非重卦而後有六位剛柔是也觀此則

知象始於包犧畫卦之時而爻立於文王重卦之後故聖人設卦觀象則易之為書以象為本矣是以成列則有象重之則有爻有剛柔則有變有繫辭則有動也易說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横渠先生曰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

生變能通之則盡利能正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趣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

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異情不可不察易說○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无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毁則无以見易

正蒙

白雲郭氏曰有象而後可重重而後有爻有爻則有剛柔剛柔推而有變剛柔相推以此易彼迭盛迭衰猶日月相推之義也象爻易見而變為難知故聖人必有繫辭而明其吉凶以命之也因動則生吉凶因

吉凶則聖人繫之以辭故繫辭雖本於明吉凶以告人而君子必觀吉凶而後動是繫辭所以命之故曰動在其中矣○上言繫辭焉而命之而動之說未詳故繼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終其言也蓋謂聖人繫之以辭者所以明其吉凶悔吝以告人使之知吉凶悔吝莫不生乎動○剛柔者爻之剛柔也爻有剛柔則可相推相推故變變故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為六十四所以剛柔為易之本也變通謂剛柔

之變通也一剛一柔即變也相推不窮即通也剛柔相推所以明時之異故曰趣時也吉凶者繫辭之所明也君子玩易之辭而知吉凶故以貞勝也貞正也吉凶之道正則勝而常吉匪正則弗勝而常凶如是則吉凶在夫正與不正之間故惟貞可以勝吉凶也上言爻在其中故此復言剛柔立本上言變在其中故此復言變通趣時上言動在其中故此復言吉凶貞勝皆所以明在上未終之意並易說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伊川先生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呂與叔東見録

横渠先生曰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雖大蓋不能遷夫正者也 一本下有剛柔立本故又著見之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廣至大貞乃能觀也日

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見夫一者也所以不眩惑者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為聞見所轉其見其聞須透徹所從來乃不眩惑此蓋謂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貞明不為日月之所眩貞觀不為天地之所遷貞觀貞明是已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為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

故必已以正道觀之能如是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

所聞見必從一德見其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

也存嘿識實有信有此苟不有信則終為物役○事

千變萬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易並

說

白雲郭氏曰上言吉凶以貞勝故此復以天地日月

天下之動明貞之義也天地之所以示人日月之所

以常明皆正也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者亦以一則

正二則非正也吉凶貞勝之道亦若是而已矣然聖人之辭所以盡意意盡則辭止意之未盡則再三言之所以復言三貞之義于以見聖人之情也易說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横渠先生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

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之示人以易也確然不易坤之示人以簡也隤然无變是爲天地貞觀之道也由乾坤示人易簡觀之則八卦六十四莫不有所示故效其所示之謂爻像其所示之謂象於是雷風水火山澤之巽與夫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之情莫不具於爻象矣爻象動乎卦中而吉凶見於人事聖人用其道故觀變以成功業學者究其微則由辭以知聖

人之情能事畢矣然自八卦成列以及於斯與上篇首章互有發明其歸一致也易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横渠先生曰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

○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并易說

龜山楊氏曰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為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

之心而已易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語錄

白雲郭氏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然位惟仁可守不仁則失之故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且足以資人之生者皆曰財得其所資則人聚失其所資則人去斯民一日不可以无者也聖人理財非自用

也生聚人而已又正其辭以出號令禁民為非以明法禁此五教五刑之用有義存焉然天地易簡一於生而已聖人法天地亦一於生曰仁曰財曰義皆所以生斯民者也易說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伊川先生曰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

没底背在上故為陽胷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亦有五藏心火也着些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躁肝木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藏亦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有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生物春氣象羞惡之心便有箇義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割制底氣象便是義也附呂與叔東見録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无不合語録

橫渠先生曰此皆是聖人取之於糟粕也○地之冝如為黒為剛鹵為大塗○神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邪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

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葢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

其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語録

白雲郭氏曰易之道道之大全也有古以來聖人用之未甞絶也自包犧畫而有卦文王重而有書於是斯道明矣故世言易始於包犧者蓋言因易之書而後其道明也故繫辭論卦亦以包犧為始然聖人必觀天下之象而後畫卦故包犧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細大无不察也近則取諸身

遠則取諸物内外无不取也如此而後能畫卦八卦既成則神明之德於是乎通萬物之情於是乎類所謂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者也前乎包犧未之有也故言始作八卦然為天地雷風山澤水火者皆法象於天地也動物之屬馬牛雞雉皆鳥獸之文也植物之屬木果竹葦反生果蓏皆地之宜也為首為腹寡髮廣顙心病耳痛取諸身也自身之外皆取諸物也易說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横渠先生曰柔附於物飲血茹毛之教古所先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以類萬物之情已上言包犧所以畫八卦自作結繩之下言取諸離之義八卦者道之大全也作之所以明道於萬世也離者道之一也聖人遭時用道以利天下趣時者也聖人不能獨盡天下之時故亦不能盡用天下之道是以明大全之道於方來而其遭時所立不過一二而已故明與不明係乎聖人而用與不用又係乎時焉雖聖人不能必也

包犧之時未有犧牲故作結繩為罔罟以佃以漁而已當時之人知為罔罟佃漁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道有取於離故曰蓋取諸離離麗也罔罟麗道也然包犧始作八卦所謂係乎聖人者也作結繩而為罔罟所謂係乎時者也此聖人道與時之辨也易說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横渠先生曰天施地生損上益下播種次之易說

向雲郭氏曰包犧有犧牲而未粒食炎帝氏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故號曰神農然則粒食自神農始也取諸益者益以重震巽二木成卦故有斵木為耜揉木為耒之象而其彖則曰木道乃行粒食木類也耒耜木教也故言取諸益然則益以益下為道又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之義耒耨之利是亦益下之道也亦其益无方之道也皆備益之三義易說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橫渠先生曰聚而通交相有无次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古之聖人所以利天下者非用其私智皆有取於易此聖人洗心之道也為市以合民取諸噬嗑者嗑合也凡合之道皆本於噬嗑此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是又合之大者故曰取諸噬嗑也方神農時有八卦而已文王未重未有益與噬嗑也

而此言取諸益取諸噬嗑者葢六十四卦之畫象雖始於文王而六十四卦之道未嘗无也百世之下獨有孔子能追明其道若曰耒耜之教雖始於神農考其所取葢益道也為市合民亦雖始於神農考其所取葢噬嗑之道也於是而為言曰葢取諸益葢取諸噬嗑以明雖未有易之時而自古聖人所用之道亦不過六十四者而已天下之道不能外是故也是道固有久矣文王知而重之為書故曰因而重之由孔

子之辭則知文王之所作者易之書其非文王之所作者易之道也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先儒惑於二卦故謂神農重易誤矣渙隨諸卦皆同易說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明道先生曰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

亦異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已蓋當時是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劉絢師訓

横渠先生曰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不知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不類革之使民宜之也○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

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聖人稽古之禮不過三王而師古之道上及五帝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雖百世聖人不能易也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或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无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夫子之巳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

噬嗑黄帝堯舜之舟楫盖取諸渙服牛乘馬盖取諸
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黄帝堯舜之時重卦
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
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語録
白雲郭氏曰時異則事異於是乎有變唯聖人能通
其變則民不困於事是以不倦於有行也故雖聖人
神道設教不過宜斯民而已宜民則非甚高難行之
道亦不過為舟車臼杵弧矢宫室書契之類凡可以

利斯民後世之所不能易者皆是也知道之人固以是為聖人之道不知道之人謂聖人之道變化超忽如神豈在舟車臼杵之間哉故聖人先言宜民而知後之制器皆宜民之道也然自易之道觀之道窮則必變變而後通通則可久況用之於民者乎故自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氏皆能通其變者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非天私此數聖人也天所祐民之所宜皆在夫通變之間耳易凡三言自天祐之吉蓋謂如

是之祐皆人有以自致則无不利易說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伊川先生曰古之冠義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入關語錄

横渠先生曰君逸臣勞○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别故制以禮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朴略至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

上世者止是宓羲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固嘗有禮文一時磨滅耳又安知上世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禮則不過矣可謂周盡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謂无為而治也能无

為而治者无它焉法乾坤易簡而已矣易說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横渠先生曰舟車之作舟易車難故舟先於車易說

白雲郭氏曰渙之為卦木上而水下是以有舟楫之象故其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易說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明道先生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服馬

而乘牛乎理之所不可也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悅易說

白雲郭氏曰致遠之道人之所難也不有所隨安能有所至哉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所以取諸隨也且聖人之所以致遠者道也故聖人隨時之義在道衆人之所以致遠者牛馬也故衆人之所隨牛馬而已然舟車者皆人所恃以致遠故隨渙皆言致遠之利使天下之民得舟楫牛馬之用知舟楫牛馬之為利

又安知聖人取諸隨渙哉此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易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橫渠先生曰有備則无患故豫易說

白雲郭氏曰豫備豫也備豫之義蓋非一也此獨舉重門擊柝者黄帝堯舜之世獨有此耳不若後世防禁備豫之密也以黄帝堯舜之世猶設是焉則後世之君可不豫為之防哉豫之一卦本无備豫之義而

孔子又明備豫於此者以見諸卦之象无窮不可以一義盡也易說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横渠先生曰備物致用過以養物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過有實中之象而杵臼致實中之利神農氏興耒耜之教臼杵之制不可无也故黄帝繼之萬民以濟此皆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也易說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横渠先生曰養道雖至禁網尚疏但懲其乖亂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睽无弧矢之象而弧矢取諸睽者非謂物乖爭而弧矢足以威之也蓋弧矢之用以睽而發也弧矢相睽則發而為用睽之至則為用亦至故弧矢二物有至睽之道存焉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同而異者其唯弧矢異物而同功乎易說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明道先生曰上古之時民皆巢居而穴處後世易之以棟宇而不以巢居穴處為不可變者以棟宇之利故也語録

横渠先生曰剛以承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棟屋脊檩也宇椽也若指第二檩為棟則其間已有宇不得云上棟也若指栿為棟又益遠矣宇垂

而下故言下宇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宮室之制上棟下宇有覆物之象天之道也大壯有天之道而動則人事故為宮室之象易說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白雲郭氏曰上古之世知簡不知禮故葬親之薄有至於此喪期无數者哀盡則止也聖人為之制禮然後棺椁有度則喪期可知矣大過雖取其過於厚然

四剛居中有堅中之象故取以為棺槨也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可不過於厚乎上世嘗有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者孟子謂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此葢聖人易之以棺槨取諸大過之意也易說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葢取諸夬

横渠先生曰禮成教備一作修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

明明而不疑○制作之意盖取諸某卦止是取義與象彛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未結繩之初結繩所以為治也結繩之後書契所以為治也結繩書彛皆所以防小人之偽非待君子也夬之為道以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書契所以取諸夬者亦以決去小人之偽也自離至夬十三卦與本卦之義多不同以見卦之象義皆

不可一例窮盡能變而通則其利亦无窮於天下矣

此之所言亦其一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易說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白雲郭氏曰易之為書卦象莫知後先雖聖人觀象以設卦卦立而象復見於後故易之為書象而已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彖爻皆出於卦象已立之後彖所以内明一卦之才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動

爻立然後吉凶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序也易說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横渠先生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一作禦者小人之理陽遍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宜其多陽也陰宜其多陰也今則反是其故何也陽以奇為主陰以耦為主陰陽德行又何也此聖人設問之意也凡陰陽二卦皆以陽為君一君而二民者其道順也順故為君子二君而一民者其道逆也逆則為小人其故其德行以是而知也

横渠先生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易說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語録○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極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

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生明寒暑相推而成歲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伸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伸盖不屈則无伸伸而後有屈觀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伸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伸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

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易傳○上蔡往見伊川一本作伊川伯醇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其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着工夫也上蔡語録○近取諸身其間闔闢往來見之

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噓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者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消鑠了

○聖人之道更无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並入關語録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

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尹彥明編○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矣游定夫録○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是自家體認一作玩索入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

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无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无處无之學者要須識得劉元承手編○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鄒德久所録

橫渠先生曰正惟存神爾不能利用使不思不勉執多以御故憧憧之心勞而德喪矣將陳恬智交養故序日月寒暑屈伸相感之義也○君子行義以達其

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介於石故能見幾而作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索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養

之至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體義入神則无方○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即非行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令天下无窮動靜情偽止一屈伸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无事是以惡其鑿也百慮

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此章憧憧往來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率本此意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有朋是成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虛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虛以接物而有所係著非行其所无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

挨排則至是時有備言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者也惟豫而已撰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有備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无節則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益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熟化即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推用窮神

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精義入神要得盡思慮臨事无疑○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與物接然睡猶是成熟者○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即神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勉力可行以擴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德盛自致非思

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大則人為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别隔為一節義有精粗窮理則至於精義若精義盡性則是入神蓋為一故神通天下為一物在已惟是要精義入神所存能静而不能動者此則存慱學則利用用利則身安身安所以崇其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存者復神○德盛者神化可以窮盡故君子崇之一作窮理盡性○化事之變也○大

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形而上者得辭幾得象矣夫神為不測故緩詞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詞不足以體化○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正蒙有乃德盛而自致爾一句○能炤物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

淺心可得（並易說）○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无窮故神之應无窮其散无數故神之應也无數雖无窮其實湛然雖无數其實一而已○物无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无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无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无

所不伸矣君子无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並正蒙○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无心如天簡易不已今不得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无由得虛切不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有心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孟子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

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无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是而已故動焉而无不中理經學理窟○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易簡理

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〇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〇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大〇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〇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

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知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並正蒙○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

到身安處却要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

並語錄

龜山楊氏曰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繫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

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无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

何理哉語録

白雲郭氏曰自憧憧往來至莫益之十一義皆明聖人所以玩易之辭蓋將致用於天下以終上篇擬議之道也道以用為大故聖人以中庸為至者道之用也自一心之正推而及乎天下自一性之盡推而至於盡物皆用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者此也且以咸卦論之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其志意未定也孔子於此雖論何思何慮而極天下往來之理而論

之則知爻辭往來二字非徒然也是所謂玩辭也且往來理之常也有往必來有來必往理勢之相感然也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理无是也知往來之說則凡憧憧往來相感无定固有理存不必皆從爾思也惟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則天下何思何慮矣蓋朋從爾思者爾所感也不從爾思者非爾所感其往來自相感也日月寒暑是也有以屈信相感者尺蠖龍蛇是也有以精義相感而致用者聖人是也此雖殊塗

而同歸於感也又何必朋從爾思乎故日月往來則明生寒暑往來則歳成尺蠖之屈知其必信龍蛇之蟄知其必神然則聖人精義入神豈用以寂默而已哉必將致用於天下利用安身豈用以私一巳而已哉必將崇德而廣業是皆往來屈信相感而利生岀於自然者也夫惟有往來之感故天下之有成者在是焉有屈信之感故天下之致利者在是焉聖人内明屈信以成巳故足以利用安身外窮往來以成物

故足以窮神知化所以兼日月寒暑之成與夫尺蠖
龍虵之利也然非往則不來非屈則不信非精義入
神則不能致用過此以往皆非聖人致用之道是以
聖人未之或知也葢謂繁而見於事物者也若是則
窮神之妙知化之極非聖人盛德孰能與此觀乾之
初九潛龍勿用至九五而後飛龍在天此所謂屈信
相感精義入神以致用者也易說
易曰困於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

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伊川先生曰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尚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見乎易傳

横渠先生曰此明不能利其用者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說易

白雲郭氏曰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所據失道之正是以名辱身危也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妻者至近而易保入宮必可見者也非所宜為而為之者終至於不能保其妻子尚安能保四海乎此所謂失道者寡助也說易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伊川先生曰鷙害之物在墉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得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

皆由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猶之有美玉於斯非韞匵而不沽也待賈而已矣若夫求善賈而沽則取賤之道聖人不為也語解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道存諸己而困於外者在時是以藏器於身猶有待也括結也結則有閡凡尤其道則括非其時則括動而不括然後出而有獲此章蓋

語成器而後可動動亦必有時焉故也藏器於身有其道也高墉之上斯其時也易說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暗於事變者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人非不知天下之所謂善惡亦非不知天下之禍福也蓋昧於善惡幾微之際故積而至於大惡以受天下之大禍者多矣聖人憫其愚而受禍也於是制刑以小懲之懲其小而誡於大則終无大惡大禍之虞是豈非小人之福哉此所以屨校滅趾於初然後終无咎也易說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

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伊川先生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其耳誡聰之不明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善惡之道皆積而至非一朝一夕之故積惡不已能无終凶乎明善惡之積知所當為知所當去斯謂之君子已夫易說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伊川先生曰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明君子之見幾易說

白雲郭氏曰安危存亡治亂蓋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居安慮危故終无危亡之患易說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伊川先生曰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知利用以安身者易說

白雲郭氏曰道之用无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鼎而言也鼎器也於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无限量矣故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易說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

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明道先生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朱公掞問學拾遺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事終日哉李籲師録

伊川先生曰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

所謂幾者始動之為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言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賛之曰萬夫之望易傳○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李鸞師說

橫渠先生曰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召禍理

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知幾者爲能以屈爲伸○幾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見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吉者不作則已作則所求乎向吉○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

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君子見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茍見其幾則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事則宜須求向吉也○觀其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耳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盡人道也且

如孝弟人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為幾就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焉又如言不誠其身不悅於親亦是幾處爲要入德必始於知幾○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為衆人之表一无止字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人之終始也學必知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遂能知其顯由末即至於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有君子小人之辨者以君子知道知道則知幾矣小人不知道不知道則不知幾矣是以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皆以其不知幾故也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言吉則凶可知君子由幾而趣者吉也故此獨言吉方豫之時其亦如石有无逸之戒居上居下无與為豫者是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為知幾之君子也且諂瀆至微也而鳴豫之凶有由諂瀆而生者是其

所以為幾也君子極深研幾則能盡神故曰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自微而知著也知柔知剛由一而知二也是皆知幾之道也知幾則能成天下之務是有長人之道故為萬夫之望橫渠先生曰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易說○至誠者大則通於道小則窮於理天下事物未有能逃於此者是以禍福善不善必先知之自君子觀之謂之知幾自衆人言之謂之前知易曰知幾其神矣

乎故此論前知則曰至誠如神（中庸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伊川先生曰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𥁞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顔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與不善也易有不善未嘗不知顔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為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知德為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吉於微也盖欲善不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於善者惡能為有為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烏足與幾乎顔子心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知不善未嘗復行

不貳過也○孔子稱顔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已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深於知幾並易説

龜山楊氏曰性不可離可離非率性也道无隱微之間於獨而不慎是可須臾離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見此則知所以戒慎恐懼矣顔子

不遠復其進於斯乎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顔子亞聖之道未能无過故語稱不貳過未能无得失故中庸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由此則知庶幾於聖人矣故此言其殆庶幾易說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伊川先生曰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

搆則化生萬物惟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易傳

○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生意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道无无對有陰必有陽有善必有惡有是必有非无一亦无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並河南語錄

○絪縕陰陽之感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戒而人道畢矣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甞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下无外其為感者絪緼二端而已焉○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

鄉一萬物之妙者歟並易說○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正蒙

兼山郭氏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

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夫然後知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凡以此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天地男女之化生皆由致一以交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以交感也損自泰來由乾坤而為艮兑故有天地男女之象易說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

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伊川先生曰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慎於持滿之戒修此三者以保其常全蓋懼益之極也益道未極則人必與之人與之則益日至益道既極則人必莫之與莫之與則莫之

益也故傷之者必至此固損益常理況立心勿恒之人寧无凶乎易說

大易粹言卷六十九

大易粹言卷七十　　宋　方聞一　編

繫辭下二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伊川先生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

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捨无常尤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為易則可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隤然確然所謂有體乾於天為陽於地為剛於人為仁坤於天則陰於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為易之門戶既定剛柔之體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于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其文詞錯綜而條理不雜○世

衰則天人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人一作理

龜山楊氏曰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蓋无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无乾坤謂乾坤為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

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无常非易而何大抵看易須先識他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横渠於正蒙中曽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某舊曽作明道哀詞云通闔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蓋言易之

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止言其健順爾欲識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並語錄

白雲郭氏曰此章論易之為書也乾坤二卦在易之書猶易之門學者首當明乾坤之義也自道言之三才之內无非物乾坤雖非天地萬物以類言之亦陽物陰物也況在易之乾坤見於卦象者乎乾坤合陰

陽之德而後有剛柔之體蓋言先得乾坤陰陽之道而後見於象者剛柔之體具焉剛柔之體具則六十四卦由之而生故觀其象則可以體天地之撰明其義則可以通神明之德矣六十四卦稱名雖雜而不越乎乾坤剛柔之一道也稽其言之類不過於幾微禍福吉凶悔吝豈皆衰世之意邪是亦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易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

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横渠先生曰大易彰往察來而微顯闡幽如坤初六驗履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一云數往知來其義一也○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事肆而隱○天下之理既已思盡思易之道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

靜丁寧以為告戒此因貳以濟民行也易說並

白雲郭氏曰易之為書也所以彰往聖之道察方來之變而垂教於无窮其微顯闡幽所謂顯道神德行也開明大道至于六十四其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无或不備雖其稱名小者其取類大也旨遠者道具於旨也辭文者道顯於辭也其言屈曲而發无不中其事肆直而理无不精開明失得之報以濟民之所行故曰因貳貳者失得也斯道得則吉報之斯道失則

凶報之故吉凶所以為失得之報也前言當名謂卦也辨物謂象也正言爻彖之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易說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伊川先生曰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語識情偽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始於包犧而興於文王故曰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説者謂既有憂患則須修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為德之所用誤矣夫聖人修德又豈係於憂患乎而孔子言此者蓋以聖人居崇高之位道行於天下為帝為王參天地賛化育則易行乎其中矣固不必有作也及其道不行於天下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則不得不作矣此文王所以蒙大難而作易也然則孔子

道不行而繫易其亦所謂憂患者乎故憂患者蓋憂患後世之不復與聞斯道也易說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橫渠先生曰巽德之制者量宜接物故曰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用易上篇言之詳矣而修德之事或未盡也故舉九卦以明之夫擇可履而履之故為

德之基謙以持之為德之柄復以反之為德之本恒以可久為德之固損其害已之欲故為德之修遷其益已之善故為德之裕困而不失其所亨故為德之辨改邑不改井井猶性也故為德之地巽以申命行事故為德之制此聖人以九卦成德於内也易說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伊川先生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周行己録

横渠先生曰履和而至和必以禮節之注意極佳○益必實為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虚設也○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巽稱而隱順以達志故事舉而意隱正易説○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

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詔正蒙

白雲郭氏曰說而應乎乾和也辨上下定民志至也尊而謙益光之道也復之早辨不遠復也剛柔皆應恒是以雜而不厭也懲忿窒欲先難後易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長裕不設也不設者不居於一方也困窮而通人窮而道亨也井居其所而能遷其不窮之養也巽之申命其稱也順而入之其隱也此九卦之性情也易說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徳損以逺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明道先生曰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朱公掞問

學拾遺

横渠先生曰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與之此辨義也

○巽以行權者不巽則失其宜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因履之和以和行因謙之遜以制禮因復以自反於道因恒以不變其徳因損以去其

害巳者因益以遷善因困而亨道則无怨尤於天人因井以辨勞民往來之有義因巽以行申命之權是皆聖人用九卦以見於有行也權者反於古而宜於今道之權也非小人之狙詐也堯舜傳賢而禹傳子權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亦權也易說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横渠先生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

焉其為道屢遷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道不可須臾離也故於易不可遠可離者非道可遠者亦非易也易之為道數遷而變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以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易說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

白雲郭氏曰人之學道能不遠易則出入行藏必謹其度外焉知懼則懼其失於有行內焉知懼則懼其失於修身憂患者一己之憂患也故者天下之務也明於憂患與故則自一身以及天下无或不明也人能明此以不遠易故也雖无師保教訓常如父母之臨豈无自而然哉知易之道須臾不可遠離而已如臨父母則敬易之心存焉易之言敬有二道有接物

之敬需所謂敬之終吉是也有先物之敬坤所謂敬
以直内是也接物之敬有作有輟直内之敬雖造次
顛沛无時而非敬故常如父母之臨之也初率其辭
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者聖人言學易之道也學者初
循其辭以探其道而後可以得其典常典常大要也
苟非其人能盡學易用易之道則易道安能有行於
世哉然君子之於學也有二道有率其辭者自外入
也故易之為書不可遠有率其性者由中出也故中

庸之道不可須臾離書不可遠則道不可遠矣道不可離則書不可離矣明乎此然後爲學易說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横渠先生曰於一卦之義原始要終究兩端以求其中六爻則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

指其所之○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正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正易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正蒙

白雲郭氏曰前曰易之為書蓋明易之道此言易之為書蓋論卦爻之要皆終以學者之事且自一卦論之原始要終上下不遺為一卦之質也卦名之義名

其質而已如乾之為乾也原始要終知乾之質為健故名其卦曰乾至於潛見飛躍則非質也六爻之義剛柔動靜吉凶悔吝之不同各從其時與物之異而已是則潛見飛躍之謂也此卦爻之義不能一也爻之初為難知及其上則易知者本末之不同也初者事之始事之微其辭則擬之而已故為難知上者事之終事之成其辭无隱故易知也若夫雜辨天下之物論撰衆人之德明二者之是非則非其中爻不能

備矣蓋言初上本末不能具也説者以二五為中爻此章論六爻相雜之道既言初上本末於其上則下言中爻者二五三四皆是也蓋二五三四皆為人道雜物撰德辨是非人事也故中孚以三四為中而王輔嗣亦疑初上之无位此言雜物撰德則兼天下之物與德為言非止二五居臣而已故知捨初上之餘皆中爻也而其辭言不備者謂非此四者不能備天下之象也學者要中爻之存亡吉凶以考其所居得

失皆可以自知此所以不可遠也彖辭明一卦之義物德是非存亡吉凶未能論辨者觀乎彖辭則思已過半矣此又言學易之要在夫彖也先儒或謂彖辭為文王卦下之辭非也直今之彖耳易說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横渠先生曰柔之為道不利遠者柔之用近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四陰也三五陽也陰陽之功同而位則異也二之多譽中也四之多懼近君也此其善之不同也二四宜以柔居之而柔之用近不利遠者則六二何其多譽乎然要其終所以无咎者六二之用柔中故也三之多凶五之多功其貴賤不同位有當不當也三五皆宜以剛居之而九三多凶者賤而失中也五則柔危而剛勝者貴而得中也上言中爻而此論二四三五蓋其同功而異位者皆中爻也王輔

嗣不雜四者為中爻而反以初上為无位不知以六位言之則初上不得為无位以中爻言之自无初上也（易說）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伊川先生曰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

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附呂與叔東見録

横渠先生曰故曰爻爻者交雜之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之為書廣大无不備者葢有三才之道焉故六畫非它也兼三材而兩之之道也一卦之道各有變動因其變動而别言之故為爻此言六位之辨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謂二四三五

之類是也物雜九六則以剛柔相文故曰文文之當其位則吉九之於五六之於二是也文之不當其位則凶六之於三九之於四是也大致如此故曰吉凶生焉易說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橫渠先生曰剛柔錯雜美惡渾淆文王與紂當之矣

○百物不廢細无不察也並易說○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正蒙

白雲郭氏曰文王遭紂之世嘗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危危懼也懼斯道之不聞於天下後世也後世得其言則危者可平失其言則易者可傾其道甚大天地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則使人愼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要其歸終使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說者或以危為述憂危之事

使後世危懼避恶或以危為微不正之辭二者皆非

聖人之道也易說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説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横渠先生曰擬議云為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簡易故能悦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簡易然後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剩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為之主若是者即是隨文耳○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有兩健順而已又不可謂天无意陽之健不耳何以發散並易說○至健以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正蒙

白雲郭氏曰横渠曰恒易故知險恒簡故知阻又曰易簡故能悅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或者言亹亹勉

也以意逆之則謂天下之事功也定吉凶成亹亹皆由乾坤之易簡故也諸侯之慮侯之為衍字故王輔嗣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易說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横渠先生曰言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具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聖人而已

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〇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〇天人不須强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衮論之若分別則是薄乎云耳自然人謀合盖一體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耳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與天地叅之謂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凡人道變化云為之間吉事則先見其祥象事則先知其器占事則知方來皆言人事不能先易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也唯聖人成其能以備三才之道此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也聖人亦豈自謂其能哉人謀鬼謀百姓與其能而已所以致是者有道存焉道者易也既曰人謀又言百姓者猶洪範之言卿士庶民也易說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橫渠先生曰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為六十四爻彖所趨各異故曰情言○能變通則盡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並易說○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

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正蒙）

白雲郭氏曰八卦有象而未有言故以象告六十四卦之後有爻彖之辭故曰以情言剛柔相雜而後有得失故吉凶可見是三者皆卦所具之情也變動以利言者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故變動上於利也吉凶以情遷者卦之吉凶因人善惡而遷也（易說）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

感而利害生

伊川先生曰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悔吝生（游定夫錄）

横渠先生曰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易言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僞利害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

言（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爻剛柔各因其愛惡相攻而後有吉凶遠或相應近或不相得則有悔吝此皆言爻之情也亦猶在人情偽相感而生利害與爻一也易說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白雲郭氏曰凡易之情與人之情何以異哉自六爻觀之相近而不相得則凶矣雖无不相得或少害之亦悔且吝也人之情蓋亦猶是此蓋重釋上言吉凶悔吝利害之說以先言人之情偽相感故此復言凡

易之情 說易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白雲郭氏曰六者之辭宜无與於易焉然由六者觀之則易之辭蓋无是也然聖人作易所以无是六者之辭者以聖人之辭出於道未嘗出於胷中之私也六者之人所以有六者之辭者各因其心之私而不自知其為是言也以是知衆人之所任者心而聖人

之所任者道也凡心善惡皆私也惟道為天下之大公故足以洗心易說

大易粹言卷七十